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走近大师系列丛书 马原◎著

新阅读大师

悠悠历史文化长河中

积淀着众多滋养后辈的伟人名著

成功的作家、小说家在读什么？

马原，用小说家兼教授的机敏与睿智

引领我们走近大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大师系列丛书·新阅读大师/马原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4
ISBN 7-5617-4032-8

I. 新... II. 马...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00824号

走近大师系列丛书 新阅读大师

著 者 马 原

策 划 阮光页 夏 玮

组 稿 夏 玮

责任编辑 夏 玮

装帧设计 卢晓红

绘 画 吴蓉蓉

摄 影 高 山 李 莲 黄惠敏 蒋 克

责任出版 李慧耀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hdsdbook.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政编码 200062

印 刷 者 江苏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24开

印 张 11.5

字 数 255千字

版 次 2005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年4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7-5617-4032-8/1·303

定 价 28.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走近大师系列丛书 马原◎著

新阅读大师



点击大师

小说篇

纪德：《田园交响曲》· 7

聚斯金德：《香水》· 26

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 41

海泽：《安德雷亚·德尔芬》· 55

衣修伍德：《萨莉·鲍尔斯》· 74

马尔克斯：《六点钟来的女人》· 104

格林：《永久占有》· 120

新阅读大师

目录



非常看点

博尔赫斯与我 · 259

相关链接

卡波特：《在蒂法尼进早餐》· 136

埃美：《大盗悔改记》《穿墙记》· 152

大仲马：《德·冈热侯爵夫人》· 169

辛格：《市场街的斯宾诺沙》· 186

考德威尔：《烟草路》· 199

荐书屋

马原喜爱的书籍 · 273

电影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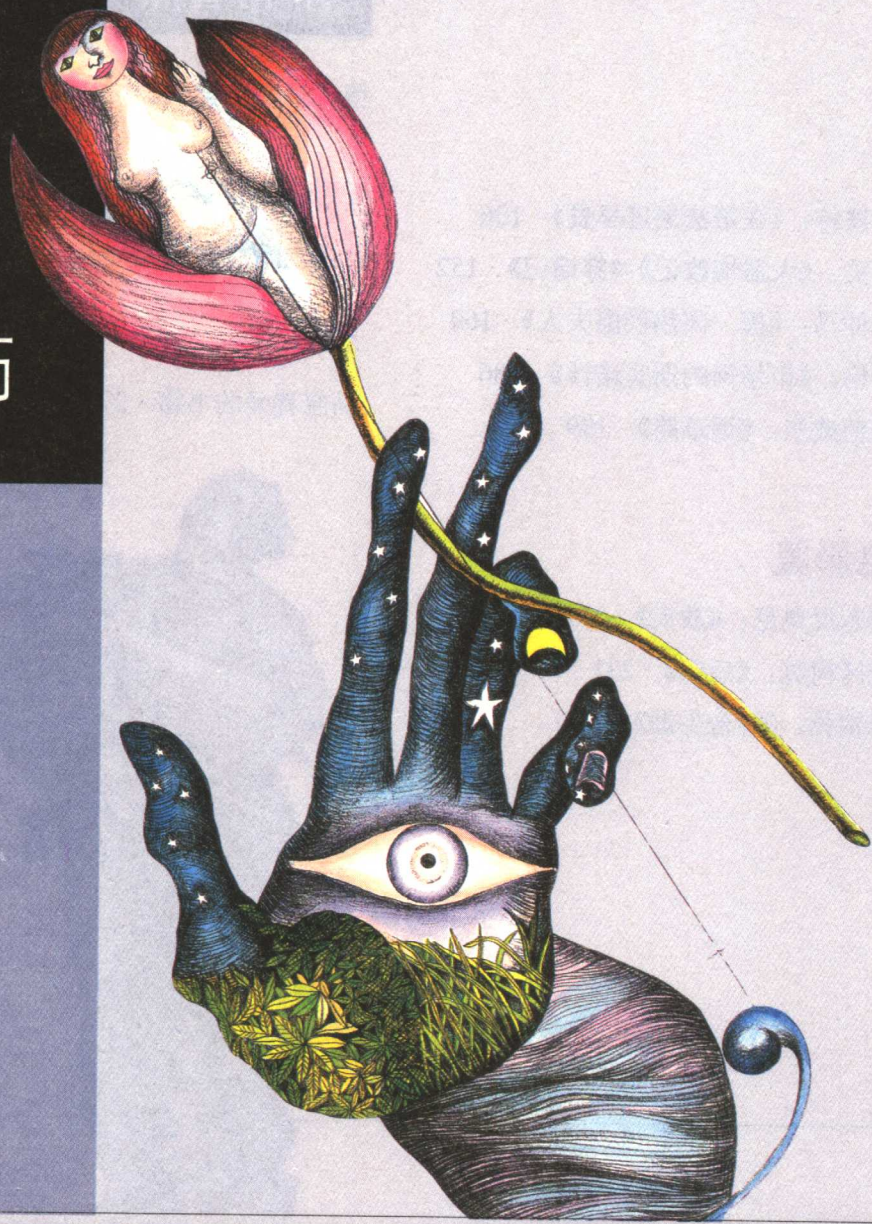
安东尼奥尼：《放大》· 211

希区柯克：《后窗》· 231

卓别林：《舞台生涯》· 242



点击大师



纪德：《田园交响曲》

大约在二十年以前，当时我马上就要从学校毕业了。有一个同学叫鲁一玮。我们俩玩了一个游戏，约好写出自己最喜欢的十本书。我自己喜欢的小说家差不多一个人选了一本，我用的是比较常规的办法。但是鲁一玮说，如果要他选，他会把纪德的每一本书都选到。

纪德小说不是太多，据我所知他只有一部长篇。我看他的年表里面惟一的一部长篇是《伪币制造者》。我们经常看到的纪德小说只是几个中篇，这个很奇怪，一个世界级的大作家没有可以让人惊诧一下的大部头，真的很罕见。我手里的这本书，大约



安德烈·纪德及其长篇汉译书影

四十多万字，里面几乎包括了纪德的全部小说，除了《伪币制造者》。《伪币制造者》有单行本，二十多万字吧。也就是说，纪德的小说作品真的不多，可能不会超过一百万字。很多作家有超过千万字的作品。十年以前王安忆大概就写了四百万字，在这十年里面她一直在写。我仅仅举这么一个例子。我在同时代的作家里面作品是非常少的，也有一百多万字。

纪德活了八十二岁，他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生的，活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他曾经使法国、使世界震惊。非常奇怪，他就凭这不足百万字的小说让整个世界震惊。他大部分的小说作品都被



新闻阅读大师

翻译过来，当然他可能还有别的作品。据说他最大部头的作品是日记。他有记日记的习惯，记了几十年。一个活了八十几年的人，一辈子的日记可以想象是怎样的规模，一定相当可观。他的小说确实不是太多。但可以说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经典——目前为止

我接触到的纪德的小说没有一部是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鲁一玮说“假如要我选好书，纪德的每一本书我都要选”的缘故了。

纪德的书都不太厚，几万字、多的也不过十来万字。国外三五万字也出一本单行本，国内

收入了《地粮》《新粮》《背德者》《田园交响曲》《梵帝冈地窖》等小说的汉译本

另一汉译书影



纪德与爱女在一起

好像不是这个情形，我自己出的书里面最薄的都有十六七万字。我们说纪德的小说不多，实际上小书也有那么几本吧。这个选集里面选的是纪德主要的小说作品。比较早的名篇《地粮》是十九世纪末一八九五年出版的。薄薄的一本小说居然影响了法国半个世纪之久，非常著名。除了《地粮》，还有《新粮》、《背德者》、《窄门》、《田园交响曲》，还有一本稍稍厚一点，大概有十万字左右——《梵帝冈地窖》。纪德除了《伪币

制造者》以外主要的小说尽数在此。

看纪德——尤其对今天的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是个很辛苦的事情。在人们只是为了快乐、只是为了找快乐才阅读的今天，读纪德是件很难过的事情。纪德的小说，可以说是部部都很折磨人，看着心里不舒服，憋得慌，很难受。这也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的特征。就像我在另外的场合说的：我们这个时代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突然悲剧不再重要了、消失了，代之以喜剧。重不再有价值了，轻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在价值的天平上，轻占的分量要远远大于重。不知道是从哪一刻开始，我们生活的价值观念悄悄地变化了。

小说《窄门》是一个爱情故事。最早接触《窄门》大概是一九八〇年，当时我在读大学。我特别幸运，我拿到的《窄门》是一个台湾的版本，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确实是一上来就被纪德击败了。我是一个职业小说读家，读小说的历史跟我的年龄一样长，我差不多从三、四岁开始就读小说了。到目前为止，一点不谦虚地说，在文学圈子里没遇到另外一个比我读小说读得多的人。但是在一九八〇年，第一次读完纪德的书之后，我真是震惊，因为在纪德之前没有人是这么写小说的。看上去太过简单，连情节都说不上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它彻底打垮了。我记得余华在某一次讲演中说：“很多年以前，刚认识马原的时候，听他说有一本叫《窄门》的书，于是找他借来看。我看完之后浑身都在发抖，我想，这辈子要是能写这么一本书我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今天不谈《窄门》，因为我觉得《窄门》难度太大，我还没把思路理得很清楚。我想谈他的另外一本书，也是在八〇年读到的，是在读《窄门》之后读的。这本书我读过以后那种震撼不亚于《窄门》。很少有这种情况，一个小说家能让晚辈同行钦佩到这种程度，可以用“五体投地”来形容。这本书是《田园交响曲》，大家都知道这是贝多芬一部音乐作品的名字。不怕读者笑话我，我从没把音乐作品和标题对上号在一起听过一次。我知道这是贝多芬的作品，我肯定也听过，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哪个才是《田园交响乐》。我是乐盲，我不大听得出其中的奥妙。

小说写一个瞎子的故事。应该说纪德在选材上非常聪明，因为瞎子由于先天的障碍和我们常人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感知世界最主要的方式是视觉的，瞎子不是。瞎子首先是听觉的，然后是触觉的。这个非常非常不一样。





贝多芬像



汉译书影

谈这部小说之前，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是几个男生的恶作剧。几个男生晚上在路边，看见一个靓妹走过来。甲男生说：“谁敢把衣服脱光了站在这儿？”乙男生说：“这个算什么嘛。”他们就打了个赌。于是乙男生马上把衣服脱光了站到马路中间去，然后他把眼睛翻白。靓妹过来的时候，旁边的甲男生非常开心的笑。那个女孩一开始有点拘谨，但是到了跟前

就一点都不拘谨了。她看看裸体的“瞎子”，再看看旁边笑的男生，过去给他一个大耳光，说：“他瞎你也瞎呀！”

我知道有句话说：在盲人的国度里，惟一的明眼人才是瞎子。这句话背后有很特殊的东西，我也许不能说得很清楚，但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这话背后的意味。

《田园交响乐》的主人公是个瞎子。《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你们若是瞎子，就没罪了。我想，纪德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可能是要演绎这句话，可能是这句话让纪德写了这篇小说。也许在他的生活里面、在他的周围、他听说的见到的，从来没有过这么一个和小说里的瞎子一样的人。

故事以第一人称开始。“我”是一个牧师，有一个比较和美的家庭，有太太，有一群孩子。“我”有一次去本教区给一个死人办丧事的时候收留了一个孩子，是个小女孩，大概十五岁，是个瞎子。而且因为她的长亲（也就是死者）又聋又哑，所以这个孩子也不会说话。她刚出现的时候就像一团破布，是“一堆人形的东西”，根本看不出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把她带回去的时候，她完全混沌未开，除了天生是瞎子，她还不会说、不会听，什么能力都没有。

然后在“我”的家里发生了一系列事情。首先是“我”的太太，然后是“我”的孩子们。孩子里面有一个是儿子，叫雅克。简单的说，这个故事是一个牧师拯救一个迷途的羔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受到了顽强的抵抗，来自太太的抵抗——她一直是讥讽，一直敲边鼓，指桑骂槐地说“我”不正常，说“我”对别的孩子都不是这样，说“我”自己心里有阴影。还有，雅

克——突然被这女孩子吸引了……

纪德的故事非常难讲，这个故事是他的小说中比较好讲的。但我在这儿，试图跟你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遇到障碍了。

庄子在《混沌篇》里说，混沌跟几个朋友在一起，朋友们说：“混沌没有眼睛不能看；没有耳朵不能听；没有鼻子不能呼吸；没有嘴不能说。他多堵得慌啊。我们做点好事吧，给混沌开窍。”原文有这么一句话：“日凿一窍七日混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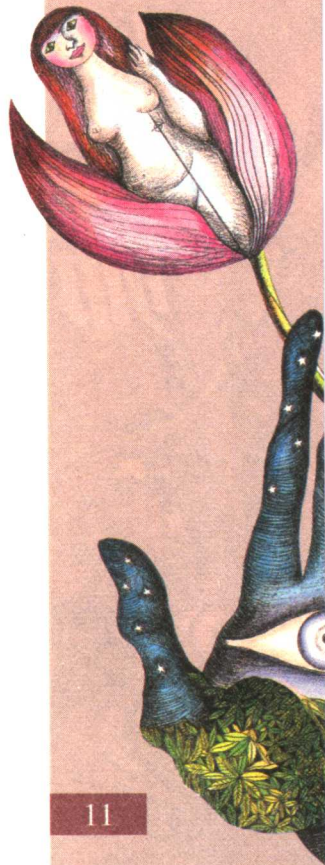
我东拉西扯了一点，因为我不能一下子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要借助很多东西。我在西藏呆了七年，回来的时候带了一批写西藏的小说。其中有一篇有这么一个细节：我们去一个叫小蚌壳的寺庙，里面只有一个喇嘛（西藏的和尚不叫和尚，叫喇嘛。藏传佛教一般也叫喇嘛教）。那个喇嘛威武庄严，但是他的瞳仁是白色的。据说他在得道之后，自己用两根针把眼睛捅破了，自闭双目。据说他要开天眼，“肉眼闭，天眼开”。还有一件我想说的小事，我有一个朋友是文学批评家。那时刚好我儿子出生。他说：“我给你个主意，让你儿子学坏。”他一说我就认定是馊主意。他说：“如果孩子从小你就教他所有的事情都不按牌理出牌，不按棋理下棋，所有的事情你都从坏别人的角度去教他，这孩子长大之后肯定无往不利。”他说的时候似乎荒诞，因为由于某种原因他当时不能生孩子，所以他就说这种坏人才会说的话，让孩子学坏。但是细想一下，他说的并非没有道理。假如一个孩子从小，你教他的都是与传统因袭下来的价值观念相悖的观念，这孩子将来可能真的不得了。我们人生遇到的很多问题，在他面前可以一下子破解掉。特别不幸的是，或者说他特别幸运的是，他后来生孩子了，而且也是儿子。那个男孩我也见过，挺可爱的，也蛮聪明的。爸爸妈妈都是很出色的人，儿子当然不赖。有一次我去他家里，我说：“你儿子学坏了吗？”他笑了。虽然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但是他的说法我还记忆犹新，因为这是个不寻常的命题。如果有人在自己儿子身上实践这个命题，那肯定是一个壮举。



庄子像



哲蚌寺



新闻读大师



那么刚才说的故事，与其说是牧师的一种善举，不如说是一种冲动。“我”看到一个混沌未开的幼女，“我”恻隐之心动了，把她带回家。做这个善举的是“我”，但是“我”又把这个善举所有的细枝末节、要完成这个善举的所有的辛苦都转嫁给“我”的妻子。“我”的善举说到底只停留在做决定上。“我”不是没管这个孩子，这孩子整个启智、开窍工作都是“我”做的。但是一个孩子到这个家庭来——这个家庭已经有很多孩子了——她要人照顾，因为她没有能力。诸多的事情都不是“我”做的，是“我”太太做的。但有趣的是，从这个孩子刚一进家门，“我”太太就特别抵触，从“我”的角度看她一直都是阴阳怪气的。

孩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慢慢地不再紧张了。她原来连自然都不熟悉，她就是在房子里四堵墙之内，她的长亲是个又聋又哑的老太婆，这孩子完全没有跟人接触的能力。她见到所有的人都紧张得要命，惟独对“我”，从一开始的那个瞬间就不但不排斥，而且很依赖。比如，“我”把她带到家里的一瞬间，“我”把她从车上带出来，因为她是盲女，“我”拉着她。见到“我”太太的时候“我”下意识的撒开手，一松手她马上像小动物、像狗一样尖叫，立刻恐惧得要命，“我”不得已只能扶着



圣母与圣婴（达·芬奇）

她。几乎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都让她紧张。

“我”是牧师，得履行上帝的旨意。“我”除了做教区里日常的事情之外，还得帮她启智。不知道为什么，“我”给她读《圣经》，只讲其中美好的故事，所有涉及到罪恶的故事“我”都回避掉了，“我”从始至终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这个方式有点像医院里边对待早产婴儿。早产的婴儿要被放到无菌箱里度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自然界的细菌病毒这些东西对这个孩子来说都不可以有，这个孩子只能在限定的温度下、在封闭的空间里生存。当初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没什么不对，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她太柔弱了，简直承受不了来自人和自然的任何冲击。

毕竟“我”是个牧师，“我”的职业就是传播上帝的福音。盲女瑞特吕德的世界跟我们的不一样，她的世界只是触觉的，只是听觉的，她没有一个视觉的世界。而我们今天的世界，几乎有百分之九十五是视觉的，然后可能有百分之四是听觉的，触觉的世界可能不足百分之一。瑞特吕德最初有很多疑问，比如他们在谈到鸟的叫声的时候，她把她听觉世界里的鸟的叫声和她触觉世界里的阳光等同起来，这个我们能想象吗？如果没看这小说，我是不会这么想象的。但是看了小说，我觉得纪德在引导我们这么去想象。鸟叫声、百灵的叫声，和阳光照到我们的皮肤上的感觉，是不是真的有点像？给这样一个女孩启智开窍肯定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在小说里读到的，比如说到颜色。《圣经》里面有太多的关于颜色的描述，他给这女孩子读《圣经》的时候，女孩子问他蓝色是什么？红色是什么？对一个盲女解释颜色真是无比的困难。后来他发现这个女孩子对音乐特别敏感，我想那时候欧洲可能有很多听音乐的机会，除了民间的音乐外还有教堂的音乐。这个女孩子对音乐特别有兴趣。音乐据说是有形的，我是乐盲不敢胡言乱语，但是我听很多懂音乐的朋友说，音乐



圣母子（拉斐尔）



新阅读大师



是有形象的，我一直不知道音乐的形象是怎么完成的。牧师就是用音乐里面的一些方式去解释，因为他知道这个女孩用她的心能感知到音乐，所以他就用音乐的方式与颜色对位。他不单是讲音乐作品，还讲很多乐器，不同的乐器发出不同的声音在瑞特吕德的内心形成那种感应，以此来解释颜色。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深奥，一个不长的、不过五六万字的小说，提到了太多的关于基督教的、天主教的内容，他还特别找到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不同，它们的异。然后又有那么多关于音乐的内容——对我来说这本书读起来不是太省力。

我读一段：

那天演奏的是《田园交响曲》。我之所以用“正好”二字，是因为我认为除此之外再没有更理想的作品让她听了。我这么说是谁都容易理解的。我们出了音乐厅以后好长时间，瑞特吕德还沉浸在遐想中。

“你们所看到的世界真像那样美吗？”终于，她开口了。

“像什么那样美，亲爱的？”

“像那《溪畔美景》。”

（《溪畔美景》是《田园交响曲》第二乐章的标题）

我没有立刻回答她的问题，我在想，刚才我们听的交响曲中的难以言传的和声美所表现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没有邪恶、没有罪孽的理想世界，我还从来没敢跟瑞特吕德提起过邪恶、罪孽和死亡哩。



青年贝多芬



《田园交响曲》手稿

“看得见的人，”我终于说了，“并不懂得他们的幸福。”

“我虽然看不见，”她大声说，“可是我有我的幸福，我有听的幸福。”

她紧挨着我往前走，孩子般地往下拽着我的胳膊：

“牧师，您知道我是多么幸福吗？不，不，我并不是为了使您高兴才这么说。不信，您瞧我的脸，要是说假话，难道从脸上看不出来么？我倒是从别人说话的声音里可以清楚地听出是不是在撒谎。您还记得吗？那一天，婶婶（她这么称呼我的太太）责备您什么事都不会帮她做。后来我问您是不是在哭，您回答我说没有哭。听了您的回答我嚷起来：‘牧师，您在撒谎呀！’确实，我那天从您的声音里马上就听出来了，您在撒谎。我不必摸您的脸，就知道您哭过。”接着，她又高声的强调，“不，我不必摸您的脸。”顿时，我的脸唰地通红，当时我们还没有走出城市，好些行人都回过头看我们俩，可是她还往下说：

“不应该骗我，对不对？因为第一，欺骗瞎子是卑鄙的……第二，撒谎骗不了人。”她笑着补充，“告诉我，牧师，您很幸福，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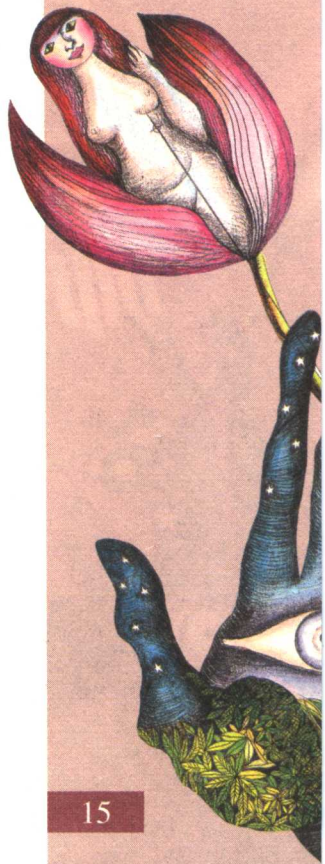
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唇间，仿佛要以无声的话语让她自己感觉到：她就是我的幸福的组成部分。同时我回答：

“对，瑞特吕德，我很幸福。我怎么会不幸福呢？”

“那么，您怎么有时候哭呢？”



耶稣复活（拉斐尔）



新阅读大师

“以前，我有时候哭。”

“自从我说的那回以后，再没哭过吗？”

“没有，从那以后，再没哭过了。”

“您再也不想哭了么？”

“是的，瑞特吕德。”

“请您告诉我……从那以后，您可曾想要说谎？”

“没有，亲爱的孩子。”

“您能不能向我保证，从今以后永不骗我？”

“我保证。”

“好？那您现在就告诉我，我漂亮吗？”

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使我愣住了，何况直到那天为止，我还不曾想过要注意瑞特吕德的无可否认的美貌；而且我觉得大可不必让她知道自己长得俊秀。

“你问这有什么意义呢？”我立刻反问她。

“这正是我急于想知道的哩。”她回答，“我想知道，我是不是……用你们的话该怎么说呢？……我在这交响乐中是不是太不和谐。这个问题，我好去问谁呢，牧师？”

“牧师不应该考虑人们相貌的美丑。”我尽量自卫。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有灵魂美就够了。”

“您是宁可让我相信：我丑。”她说，可爱地撅了撅嘴。看到这情景，我再也不能矜持了，大声说道：

“瑞特吕德，您明明知道您很漂亮嘛。”

听了这句话，她默然了，脸色也沉了下来，就这么一路回到家里。

这对话真是太精致了。这本书已经看了好多遍，每一次读到这段话我都特别感动，即使在

古典主义的经典里边，这么精美的对话都是不多见的。

牧师不想让瑞特吕德知道自己美，他是在瑞特吕德再三坚持之后才很不情愿的说：“瑞特吕德，您明明知道您很漂亮嘛。”而他之前给瑞特吕德的暗示是她不美。他为什么不希望瑞特吕德知道自己很美？小说里没说。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假设，因为这本书我已经读了二十多年了，而且我要讲这本书。这些环节在小说中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牧师心里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我认为牧师有点怕混沌开窍，比如前面提到的，他不跟瑞特吕德讲关于罪恶的内容，他把《圣经》里边所有关于罪恶的内容都回避掉，而《圣经》里边什么都有涉及，罪恶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但是他完全把关于罪恶的东西回避掉。每次读到这里，心里就有疑窦，为什么牧师不愿意

让瑞特吕德知道自己是美女呢？实际上在他第一眼见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他就觉得“她看上去五官很美”，就是这么淡淡的一句，后来再没就她的相貌去讨论了。

每次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奇怪。除非他是跟自己作对，因为他做的事情是给瑞特吕德启智开窍。如果是启智开窍，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她保持在那种混沌状态当中？他的直觉是不是已经在抗拒自己做的事情？他并没有真的给瑞特吕德启智开窍。我想是不是这样：他一方面在启智开窍，“日凿一窍”，每天每天都尝试着给混沌开窍，让瑞特吕德能走到常人这一步。但是同时他内心又顽固地，非常固执地让瑞特吕德停留在那种混沌、蒙昧的状态中。

残疾人很奇怪。我遇到过各式各样的残疾人，比如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他们的臂力、腕力、握力都很惊人。我在人群当中可能属于比较强壮的，我这一生当中在扳手腕这方面鲜有对手，但是我发现我的高位截瘫的朋友的手力、腕力都惊人。我们知道，一般盲人的听力特别厉害，因为他某



《圣经》故事，基督对彼得的显现
(卡拉契)

